

## 〈普通生活〉

下午兩點，吃完 7-ELEVEN 哇莎米鮭魚飯糰配優酪乳，便開始整理即將寒假回家的行李。

將紙箱從櫃子夾層抽起，組裝，黏上膠帶，準備寄回家。宿舍只剩我一人，本來衣櫃敞開堆滿的衣物，似乎在關上剎那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光透過紗窗瀉進寢室，寢室有香水香、脂粉，也有各種八卦。

平安夜早晨室友H從她的衣服堆裡拿出一件黑裙，彎腰蹲低，整個人幾乎陷進去。H似乎覺得不怎麼好，脫下後又換了一件。我和室友Y聊著天，一邊看她一件件換上、脫去、換上。

室友Y拿起她的杏色背心叫H試試，不太和諧。

穿脫間，瞥見H的腿大量裸露在外，臀部被小熊圖案內褲包覆；雖然整體是白色，但因為穿得久，白底不像內衣廣告內的潔白、清純。稚氣的圖案反而像女童內著。

最後H借了Y的黑灰相間背心，下身換成絲絨咖啡長裙，配上一頂米白絨絨漁夫帽，她的頭髮像瀑布般，黑得像墨水，流瀉，停在胸。與以往不同的小配件，室友H在可愛裡多一絲柔美。

我們在充滿各式衣飾的寢室，為各種約會，眼底閃爍且香氣四溢。費時、繁瑣，卻樂此不疲。室友與室友成為對方的造型師，哪件比較好？配這雙襪子會不會不搭？還是我換這雙靴子好了。這件借妳，這樣搭，很好看。

我把不再用到的衣物，件件放入、封箱。紙箱高度落在雙膝，一下子就放滿了。幸好住二樓，不用喘呼呼地連下好幾層。

環抱紙箱，用腳關起門，打掃阿姨坐在樓梯口吃飯，她用免洗碗筷夾起薄薄豬排，對折後往嘴裡塞。我踮起腳下樓，向宿舍阿姨借推車；將包裹放在車上，風吹起髮絲，拉著佈滿鏽的鐵製推車，步伐厚實朝校外那間被國宅包覆的郵局走去。

郵局在柏油路上，三分之一罩在陰影中，沉默不語發著綠光。

我獨自拉著包裹，撇見籃球場上的男大生正賣力打著球，他撩起球衣往臉上擦，腹部線條明顯，膚色適中。

想起室友說，寒暑假時她只要不想搬宿，就會到某間術科教室，找到繃帶，將自己的手捆起，男友會從淡水坐捷運來市區。她和舍監說手受傷，男友就能順理成章進入女宿，把封箱的生活用品，和她，都一起帶回租屋處中。冷風快速發出咻的聲音，鑽入鼻腔。

包裹寄出，行李收拾好。逆流穿過人群，馬路因為剛下雨的緣故而微微反光，汗味、食物、衣物味，在人與人之間；相互磨蹭。兩手推著行李，用要快不快的步伐往捷運走去。

一切快不起來，行李實在太大、太重。

上高鐵後，四肢立即陷進座椅中。前幾天，另一位室友問：為什麼都不會想交男朋友呀？我想了幾分鐘，用似是而非的語句回答她。室友一刻也無法獨自待在寢室中，空閒的時間一旦捕獲她，她會從床上驟然爬起，由高高的床爬下，將零星幾件衣物往行李袋塞。不用半小時，她和我說再見去往基隆。她梳頭髮時，頭髮看起來像一頭母獅長出鬃毛，非常缺水，很乾。

異鄉的孤獨，男性在剎那成為最後一根稻草，於繁華與潮濕間，給人溫暖、迷醉。

高鐵下站後，我與母親在回家路上閒聊。她要我多多交點台大朋友，多多跟台大機械系表妹相處，多多遠離，未來薪水少得快不得溫飽的文組男性。空調吹出暖風，我端坐在副駕；紅色的車身鮮豔地膨脹。我似乎可以嗅到，她高中畢業後，在加油站、旅館夜班、百貨門市上班的最後，嫁給平凡的不甘。

你們那些科系未來就當當老師而已，要科系看起來會賺錢的，未來才養得起妳。她問著和我單獨出門過的男性，讀哪裡、爸媽做什麼、有錢嗎。評斷好男人的標準分為三類，過不了，就會被現實粗魯地呼巴掌，說說對不起，下一位。

車子經過圓環時，我時常想像，那間拱形建築內，旅館紫光招牌在黑夜亮晃晃，簡陋玻璃拉門，隱約可以看見年輕的母親將一頂半罩式安全帽放入櫃檯旁的櫃子。她坐在很大的櫃檯後面，白皙的皮膚在光線下透出一絲蒼白，石造櫃面映出模糊輪廓。她花很多時間，坐在裡頭看外面燈火發呆。接待情侶、零星幾位男大女小不明關係的親暱戀人。

母親說年輕時她交過許多男友，不曉得哪位是最愛的。她的信念是，只要感覺快分手，她會先提，她受不了被拋棄的感覺。所以最後選了父親，安穩踏實，但日子過久，也會變得平庸、無趣、沒質感。

平安夜，肌膚癢到只能輕撓的冬夜，我沒告訴母親。

凌晨一點才回到寢室，室友張大眼睛看著我「妳從沒那麼晚回來過」。紛紛圍來，想從我嘴裡探出一點腥的、甜的、微苦的。與另一個女生變得友好親暱，最快不費力的方式便是交換秘密。寢室承裝許許多多男人的事；她和他的事。

要從哪說起，我被巨大的潮濕包圍。捧著D的臉，要說喜歡D嗎，也沒有到非他不可，他往平凡無趣鑽了洞，如果我是果肉，他就像隻彩色果蠅，在果肉間鑽進鑽出。

無人的操場，我穿著早上與室友們討論出的衣著；藍色大衣配上純白洋裝，坐在階梯時裙擺攤開就像一條河。D撥開我散落於雙頰的髮，在接吻時，微微的喘息讓身體與夜空星群連接成刺眼的光，夜裡水珠睡進草地，裙擺就在那刻，像是被燒起般。我任由他看穿我，看穿日復一日無波瀾的我；看出我的叛逆；看穿我違背在母親面前建立的形象，傾刻倒塌的快感。

我受不了寂寞，城市的寂寞。在夜色的保護下，蛻皮為蛇，當嚐到過往與之

不同的日子後，感到渴，熱烈的飢、餓在反覆。這是我與D第三次見面，我將自身暴露在他面前，逃離了母親對學識、財富、品行優良的男性標準；逃離了期待。滿足乖順而壓抑至今的渴望。D的眼睛就像在告訴我「別裝了，妳也想要我」。

D雖是名牌大學研究生，但讀文科，該死的文科，這刻我恨不得他是醫科或母親口中的科技新貴。風吹動草地，星星鑲嵌銀白的光，有時我會搞混，究竟是飛機掠過天際的光點，還是真的星星。我們走在跑道上，D開始聊著「妳知道嗎？每顆星光傳來地球的時間都不一樣，肉眼能看到的星星大多是幾十年到幾百年前的」我嘴角微微上揚，不想懂得太多，去破壞氣氛。

石階上，我擺動著小腿「你畢業後想做什麼」D回答得很飄忽。我發現操場很大，學校很大，就算喝酒、接吻、牽手，冷風還是使我散落的髮絲不停飛舞，直至打結、凌亂。還是無法容納所在乎的一切。那一秒，我的瞳孔黯淡下來。

寒假後，和母親有大量時間相處，她仍時刻為我講授金錢的重要性。早晨我們在頂樓晾衣服，地面被陰影遮住大半。我問她「妳幸福嗎」母親露出像白紙皺成一坨又攤平的表情。陽光落在她的短髮上，居家染髮的緣故，髮色一束束；淺、深、更暗的，疊成失去光澤的弧面。

「妳跟妳弟只要健康就好，不要給我搞麻煩就好」她拿起洗衣機裡父親皺成一坨的卡其褲，褲管還有一處怎麼洗也洗不掉的黑污。甩一甩，撿起地板鐵製衣架晾起來。

話題潦草結束，母親沒耐心再講下去，她臉上的面膜皺皺的，大白天像是披麵皮的鬼。

那是從南方玩回來的幾天後。和母親坐在車裡，她操控著方向盤。我裝出一個漫不經心的口吻「諛媽，妳覺得什麼樣的人會把沐浴乳加水稀釋，我朋友說他會，我一直搞不懂，他為什麼要這樣做」

「阿不就跟妳阿嬤一樣，小氣」

「而且這樣會變質欸，叫妳朋友不要這樣搞啦」

我陷入尷尬中搓揉著髮絲（把沐浴乳加水的人就是D），一邊哈哈說好帶過。綠燈後，車子駛過地下道，隨下滑的道路母親的臉忽然消失在一陣漆黑中，模糊間，她的臉彷彿化身為一把利箭，從我的太陽穴，用力刺下去。我好像忽然懂了。從台北拖到家鄉的情感傾刻被擊的粉碎，那種情感在刺穿當下，我見證了真實，在真實裡更精準的與其說是大城市附加的寂寞，不如說是女大生的焦躁，是種癢。

母親的臉隨著車子駛出地下道變得清楚；擋風玻璃印滿黃色光暈；一切又明亮起來。車上的音樂聲小到聽不見，與爸爸車上持續放著許美靜、田馥甄、茄子蛋不一樣。覺得這樣下去不行，太安靜，想也不想伸出食指（戳泡泡的手勢），點了觸控面板幾下將音樂調到最大聲，母親直視前方沒說話，我們就這

樣與音樂聲相伴到家。

晚上我進入浴室洗澡，脫去上衣、長褲、內著，跨進浴缸拿起蓮蓬頭將身體沖濕，水流將髮絲分成好幾束，貼住肩膀，蓋住乳房。我嘗試還原在南方沖澡的情景，腳踩在浴缸之上，為了降低水濺出，裝出一個乾濕分離的假象，看著清洗軀幹的泡泡順著肌膚流向浴缸排水孔，只覺好髒。浴缸明明是用來泡澡，但礙於空間，總得犧牲一點什麼。

我放棄。即使這個方法能使浴缸外頭的地板乾燥，但還是無法接受用雙腳踩進那個我會用來泡澡的浴缸。在水蒸氣堆滿的浴室中，裸身直立浴缸內。

包好浴巾進房。想起要去南方前夕，我坐在床一點一點耐心剪除內著上的毛球。內衣和內褲汰換頻率不同，早已不是成套，有兩件內衣些許起了毛球，內褲上的蕾絲也有毛球，心想，沒關係的。不會很明顯。不會。我將色調相似的內著擺在一起，焦糖咖可以配淺膚蕾絲內褲；黑色配黑色內褲。對折，放入行李箱內。即使它們不是成套；還差了幾個色階。

這一連串行為顯得滑稽，隨後腦中浮現室友H的軀幹；與那件有些像女童內著的內褲。

幾件內衣都捨不得替換的我在寒酸又看起來自以為的品味中，一步一摩擦，把自己塞進不會出錯的普通生活，又在普通生活裡胡搞。

去南方的那幾天是我與D最後一次見，他果蠅般莫名其妙消失在生活中。

幾個月後的某天，和男友在信義區手緊緊牽著；盪鞦韆盪呀盪。停紅燈過馬路時，他用了極其柔軟的語調問「妳爸媽是在做什麼的呀？」

綠燈了。頓時，我像一片霧濛濛的森林左右閃躲，東竄西逃，發現寒假前後一切相互牽連又看似毫無關係的日子中，我強烈地抗拒無法引起好奇窺看的日子。現在，又盡力地不要被什麼絆倒或撞上，但我知道，當男友說出那句話時，我就跌進自己的坑了。